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张靖宇

腊月

□王林军

腊月有两种表情，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。一种是冷，气候的冷；一种是热，气氛的热，或者说是人们心头的热，尤其是孩子们的。当然，我说的是我们儿时的腊月。

那时候，腊月的夜里，窗外的西北风，几乎整夜地呼叫着，“呼——啦”，“呼——啦啦”。我们小人儿钻在被窝里，听着有些阴森可怖、啸叫不止的寒风，整个人缩手缩脚，越缩越小，最后简直缩成一团，像个结了茧的蚕宝宝一样，“埋头埋脑”地躲藏在了被窝的深处。

第二天起来，寒风的怒号倒是小了很多，但打开房门，扑面是那种凛冽又清新的冷，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之后，倒也抖擞了精神。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，是屋檐下挂满了一闪一闪亮晶晶的、宝剑似的冰凌子。我们顾不上洗脸吃饭，先找根竹竿，撬起了冰凌子。折下的冰凌子，剑一般拿在手上，或刺，或挑，或抹，或撩，在自家道地上“嗨——哈，嗨——哈”地挥舞起来。直到“啪”的一声，冰凌子断成几截，直到自家屋檐下的冰凌子几乎被撬了个干净，或者直到家里老娘叫过你几通，但依然不见你的身影，气得拿个锅铲或扫把，“恶狠狠”向你冲杀过来的时候，才作罢。

洗过脸，吃过早饭，家里老娘也懒得理你，于是又向道地里挨个摆着的缸缸罐罐寻去。缸罐里只要有水，一律结上了厚厚的冰。一阵小心谨慎地敲敲打打，好不容易把一整个圆形的冰块拿出了缸口，那一种开心，那一种自得，嘿嘿，不用说了！直把小脸蛋憋得通红，小心脏更是“扑通扑通”的，欢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膛。敲出的冰块，拿一截中通的稻秆，一头含在嘴里，一头抵住冰块的中心，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吹气，直到吹出一个小洞洞，然后找一截绳子穿了，像提着一面铜锣一般，呼朋引伴地去村庄里招摇和炫耀。

儿时的腊月，下雪是常态，

说下就下。哪像现在，千呼万唤的，望穿秋水的，好不容易看似天遂人愿，雪花儿开始稀稀拉拉地飘起来，人们刚刚开始欢呼、激动，可是那雪还没落到地上，就已化作了无形……下过雪的村庄，白得耀眼，白得圣洁，白得安详，白得人的心地也是绵绵软软、清清亮亮的。下雪了，村庄不但美得像个童话世界，更给儿时的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。打雪仗，堆雪人，自然不在话下，我们还去村庄的一个土坡上滑雪。那土坡长五六米，高一米多的样子。我们屁股下垫一块木板，从坡顶上“唰”一下滑下来……尽管坡不是那么长，也不是那么高，滑起来不是那么顺畅，那么刺激，往往需要借点外力，或手脚并用，或让小伙伴在背后使劲地推上一把，但我们还是大呼小叫、人仰马翻地玩得不亦乐乎。

玩过雪，一身湿答答的，尤其是脚上的棉鞋，几乎完全湿透。我们急吼吼跑回家，到家则直奔灶跟间的灶火洞。坐在灶火洞前，一边帮大人烧火，一边烤自己湿冷的身子和衣服。没一会，便看到自己的衣裤、鞋子，甚至头发上，冒起了一股一股的白汽，整个人烟缭绕、仙气飘飘，仿佛就要羽化而登仙。

一上腊月，灶跟间是最“热火”的地方。灶火洞里灶火熊熊，屋顶上的烟囱，整日整日地升腾着或浓或淡的炊烟。刚进

腊月头几天，尽管离年还有些日子，但田地里的农活早已告一段落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家里老娘，一会烤个芋艿，一会烤个大头菜，一会烤个青菜年糕，算是先为接下来的忙碌火热的日子，做个预热，同时也给我们孩子解个馋。进入腊八，年越来越近，年味越来越浓，灶跟间自然也更加“热火朝天”起来。煮腊八粥，搭浆板做汤果；炒花生，炒瓜子，炒年糕干；尤其是去城里采购了鸡鸭鱼肉等年货，尤其是到了祭祖宗、拜菩萨的谢年日子，烧烧烤烤、蒸蒸煮煮，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息的时候。为着灶跟间里缭绕的香味和弥漫的喜气，我们孩子也像家里的猫狗一般，蹿进蹿出，兴奋不已。

“腊月二十四，掸尘扫屋子”。也不一定非得二十四那天，选个相对晴朗的日子，一家人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。扫的扫，拖的拖，拆的拆，洗的洗。掸尘的日子，村庄河埠头上最是闹猛。我们把家里的锅碗瓢盆，把拆下的被单窗帘，一趟趟地往河埠头上拎。去得早的时候，河埠头边上还结着一层薄冰，水面更是雾气袅袅，平常再寻常不过的河埠头，这会倒美得像个仙境儿一般。渐渐，河埠头上，人越来越多，大家一边洗洗刷刷，一边说说笑笑；渐渐，冰也化了，日头也越来越暖和了……晚上，睡在窗明几净、焕然一新的屋里，盖着晒过日头的被子，心里头感觉，一会暖洋洋的，一会喜洋洋的。

腊月里，村庄上“跑马灯”、“滚龙灯”的开始多了起来。我们孩子一遇上，便跟在人家的

屁股后头，随着他们满村庄地跑。相对来说，“跑马灯”简易些，以致我们孩子，几乎人人也能将屁股蛋扭来扭去地唱上几句“哎格伦登哟、依格伦登哟”的马灯调。“滚龙灯”，人数多，场面大，也更精彩些。我们奉化是“中国布龙之乡”，奉化龙，上过京，出过国，那名头可是响当当的。当然，腊月“滚龙灯”，一般也就在人家屋里绕上一圈，说几句吉祥话，意思一下而已。若遇主人家打发的赏钱丰厚，则舞龙队员一个个精神焕发，在人家院里，把一条布龙舞得上天入地、活灵活现，舞得套路迭出、高潮迭起。再若两条布龙在村庄里狭路相逢，双方各不相让，于是便找晒谷场等空旷场地，双方摆下场子，在一千观众的起哄声中，开始你来我往、难分难解地斗起龙来。你一个龙摆头，我一个龙甩尾，你一个飞龙在天，我一个苍龙探海，双方各拼全力，使出看家的本领，一时，但见龙影重重、风起云涌。好家伙，那当真是精彩纷呈、叹为观止，让一千围观的乡亲大呼过瘾，我们小孩更是跳手跳脚，兴奋得“啊！啊！啊！”地怪叫不停。

腊月里，村庄上一般还会请戏班子来唱个三五天的戏。唱戏的日子，锣鼓铿锵，胡琴悠扬。演员在戏台上说唱做念，观众在戏台下评头论足。我们孩子虽静不下心看戏，但最喜欢戏文场的那个热闹劲，所以三五成群、五六一伙，在戏文场上上蹿下跳、追逐打闹，直要得风生水起、山呼海啸。可以这样说，戏文场里的铜锣声，把腊月那种热闹欢喜的气氛，又推向了一个高潮。

